

禮經會元 卷四



續會元第四卷

宋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

一百戶實封一百戶謚文康樂符著

筮

龜為卜筮為筮卜筮者先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洪範九疇七曰稽疑。拳拳於卜筮之用。先王之重卜筮可知矣。此用官所以有太卜筮人也。古者卜筮皆有。三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是卜用三也。太卜掌三兆之法。曰玉兆。曰瓦兆。曰原兆。其經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此豈非三卜之制乎。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筮亦用三也。太卜掌三易之法。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其

經卦皆八其別則六十有四。此豈非三筮之制乎。按杜子
春說三兆謂玉兆、頤帝之兆、瓦兆、堯兆、原兆。周兆。人說三
易謂連山、伏羲歸藏、黃帝。易說既非三兆，亦不足據矣。三
兆漫不可考。惟三易之名可得而辨者。或曰連山、神農歸
藏、黃帝周易、伏羲。皇甫謐志或曰連山、夏禹歸藏、商周
易。文王易、賁連山。始於艮歸藏始於坤。周易始於乾。三易
之首不同。於是有三正三統之說。或者又曰伏羲始畫八
卦。文王始重六爻。今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有四。豈至
文王而後傳乎。宋元豐中毛漸奉使契丹於民間得書有
山墳形墳氣墳。此古三墳書也。山墳即連山。易形墳即歸
藏。易氣墳即周易。三墳為伏羲神農黃帝之書。只有卦名

未有卦辭。至三代因之為易。始有爻辭。山墳神農書。夏因
之為連山。易始於艮。故為連山。形墳氣墳書。商因之為歸
藏。易始於神。故為歸藏。氣墳伏羲書。周因之為周易。始於
乾。故名周易。此三者皆卜筮之書。周人因而用之。孔子曰
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也。然就卜筮而論之。則筮短而龜長。
筮人曰九卜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蓋先筮以斷之。而後卜
以決之也。周堂卜筮凡六官。太卜為卜筮之長。而待以太
卜名。開龜兆則有卜。師辨六龜則有龜人。共燠契則有筮
氏。皆卜官也。易筮則惟筮一人而已。占人惟兼卜筮而
首曰掌著龜。鄭氏謂取其長是也。是以虞朝讓位則曰卜
盤庚遷都則曰卜。武王伐商則曰卜。成王黜殷則曰卜。周

公營洛則曰卜言卜而不言筮其亦從長之謂乎嘗觀太
卜有八命之名是邦事有八者之疑而後卜非八者則勿
卜矣昔人有九筮之名是國事有九者之疑而後筮非九
者則勿筮矣故洪範稽疑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
卜筮是也太卜曰大貞大封大祭祀大遷大師則作龜命
龜貞龜筮人曰凡國之大事則筮之又曰凡小事涖卜國
事共筮是無事而不卜筮也不幾於太褻乎吁此猶先王
謹微之意也一事之微則必稽之卜筮而後決是其不敢
自專矣是故察日有期而必卜祭牲可用而必卜筮兆可
穿而必卜豈非欲致其誠敬之意乎或者曰凡祀大神祭
大祗享大鬼帥執事以卜日冬至園丘夏至方丘之祭亦

大夫卜而不吉則遂已乎曰宗伯所謂大享大祀大祭皆
必於上帝旅四望海禘太廟之祭也非常祭而卜日亦與
不可園丘方位之祭必以二至何待卜乎抑嘗考之肆師
曰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莫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
涖卜來歲之稼嗣歲未興羨惡未萌穎而卜之何邪曰先
事而為備也春秋時鄭石龜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伍年
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石龜雖為征
伐設言然而不吉則增脩德而改卜亦先王自警之意今
也卜來歲於秋嘗獮社之日豈非因其卜之凶吉而預為
備乎當此秋之嘗而預為來歲夏田荒治之備當此秋之
獮而預為來歲寇賊不虞之備當此秋之社而預為來歲

稼穡水旱之備先時而預備思患而預防故太卜曰以八
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救政者因其事而救之非徒卜之而遂已也雖然三卜三
筮亦云足矣且有二夢之法占夢所掌且有六夢之占何
邪曰此又天地之會陰陽之氣默有所交而人之精神心
術潛有所感也昔高宗以夢而得說武王以夢而克商豈
虛也哉宣王考室考牧之詩以熊羆之夢而占男以蛇虺
之夢而占女以夢魚而占豐年以夢旗而占家室則夢之
有占尚矣是故致夢之法夏后氏作焉觴夢之法殷人作
焉咸陟之法周人作焉三書經運皆十其別皆九十此占
書也大卜入贊以八命之事以之占夢言吉亦足以詔正

而致政事矣然夢之所感有六或出於正噩或出於思寤
或出於喜懼占夢乃以日月星辰占之蓋精神心術之運
與日月星辰之行相交感鄭氏釋經運以為如賦授之十
燠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燁以占其吉凶此以日占夢之
一法也月與星辰亦可以此法推之以此見夢之吉凶猶
神於卜筮也書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古人之重夢如
此不然口夢何以曰季冬聘正夢聘之者問焉而奉幣以
慶之也獻吉夢于王王何以拜而受之拜云者受焉而展
躬以禮之也此豈先王欲神其夢而徒為是禮哉

史官

昔司馬遷父子為漢太史乃以文史星曆為非卜祝之門

彼徒見周官太史列太卜太祝之後而在馮相保章之列故有此言爾不知周之太卜太祝太史皆以下大夫為之內史又以中大夫為之秩尊而權重矣成王封康叔乃曰太史司寇蘇公是以太史而得預司寇刑獄之事其權豈不重乎康王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是以太史而與公卿同服其秩豈不尊乎周書曰太史友內史友武王以太史內史為友則史職之不可輕也可知矣今觀太史所掌六典法則即太宰之所掌者太宰以之待邦國官府都鄙之治太史以之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內宰所掌八柄之法亦太宰之所掌者太宰以之詔王馭群臣內史以之詔王治太史內史雖為宗伯屬官而其權則與太宰

相將矣法則有所辨而不信者形之約劑有所藏而不信者刑之位常有所攷而不信者誅之太史雖為史官之長而實得以刑誅百官矣法令政事會計則攷逆之諸侯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制祿賞罰則贊為之內史雖為史官之列而實得以祿命百官矣自漢以來史職徃徃見輕司馬遷為太史令且下腐刑故曰主上之所戲美倡優畜之流俗所輕宜也周之史職有二等太史下大夫為小史等官之長一也內史中大夫為外史御史之長二也然皆以史名官則皆史也古者天子有史言則古史言之動則左史書之今太史內史等官曾無一語及天子言動之書何邪蓋記言動於既形不若謹善惡於未發垂得失於將來不

若明是非於未萌今也一君必以詔王一動必以詔王
忌諱必以詔王一納訪必以詔王是皆隨事而謹微隨時
而正始其於言動之間蓋已審之熟矣及其祭祀讀禮則
有書會朝協禮則有書昭穆之叙則有書四方之事則有
書是又以書而正王事也豈徒載筆螭坳執簡杜下聞王
言動而特書之邪其有所書者若內史有王命則書之外
史有外令則書之所謂書者只此二事而已蓋內史掌書
王命猶之外制外史掌書外令猶今之外制故內史曰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策命內史掌之也外
史曰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是命令外史掌之也御
史一掌贊書謂凡治者來受法令於冢宰則贊書之

其史有百二十人鄭氏謂若尚書作詔文非也周人制詔
詔文出於內史外史非御史也或者則曰周史掌為制詔
而周人之史籍何獨藏之史氏乎曰此則史官之掌也小
史掌邦國之志謂諸侯邦國之圖籍文書也外史掌四方
之志謂四方蠻夷之圖籍文書也世繫昭穆之書亦於掌
小史三皇五帝之書亦掌於小史又况邦之盟書則太史
內史貳而藏之大比民數內史則貳之以制國用是盟書
民數亦藏之史官也故韓宣子聘魯觀書于太史氏豈非
以書籍為史官之所掌乎然侯國皆有史官齊之太史魯
之史克董狐晉之史蘇史黯是也侯國皆有國史晉之乘
魯之春秋楚之檮杌是也國史掌書國中之事以達于王

故周禮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可也所謂事書者豈非如小行人利害逆順暴亂凶札肅樂五書之類乎內史讀四方事書則諸侯國史藏在史官可知矣漢人以群國計書先上太史亦此意也王國之書侯國之志皆藏之史氏則作史非史官之職而誰歟夷攷周之史職自太史至御史九七官馮相保章之掌天文猶星曆也內史外史之書命令猶制誥也詔王有言責之寄掌志有書籍之藏雖者為史而實叢是四者之職于以見史官之為重任矣後世置史徒知有左右言動之記而已其地則有星臺有祕閣有諫垣有翰苑之別職身而意不相屬名別而事不相干成周史館之任恐不如是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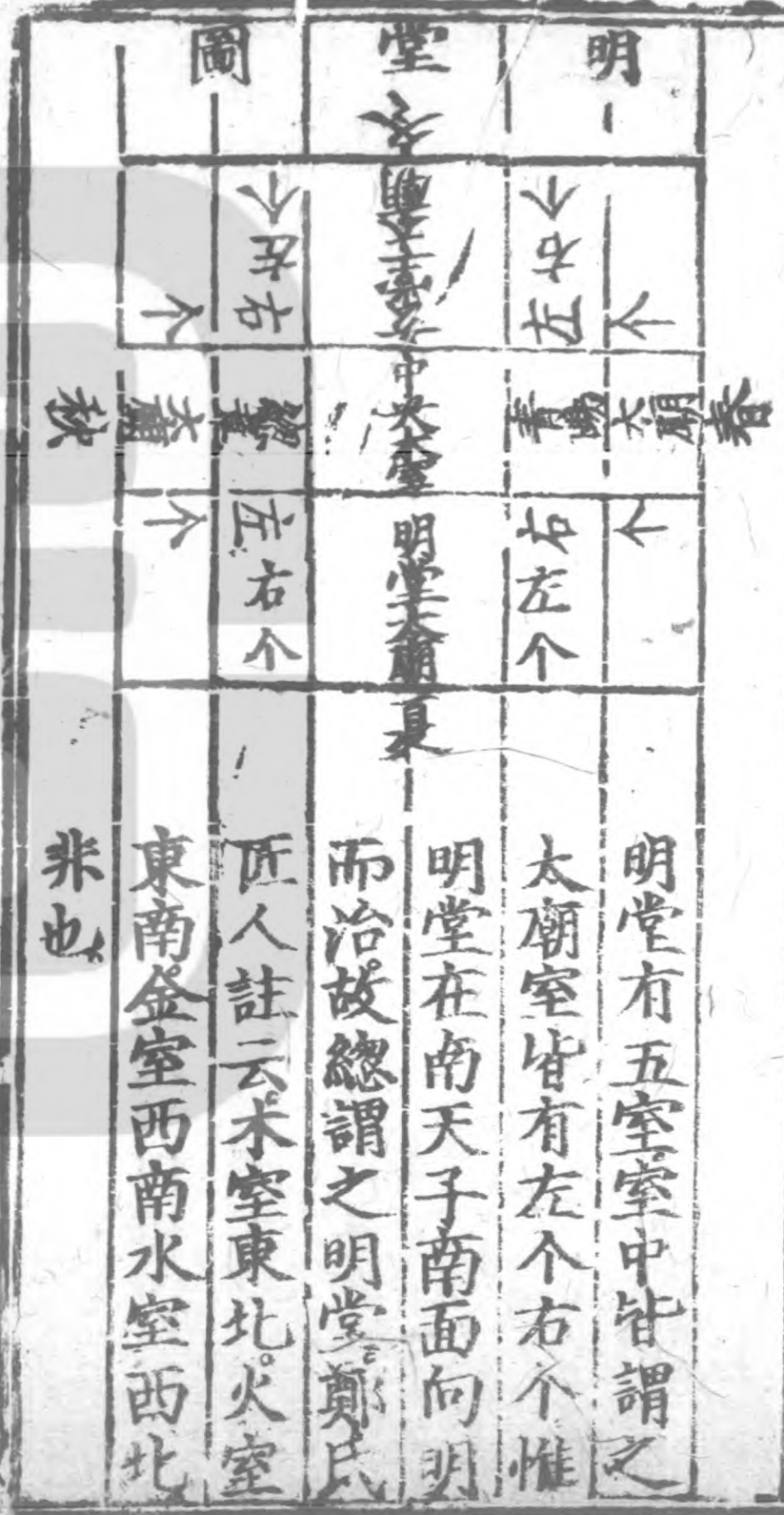
明堂

月令有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中央者太室之文說者多疑呂氏之說為妄及觀周禮有閏月詔王居門之文則知先王每月各有攸居順時布政皆於此乎出也周之祭祀四方圭幣且放其色五帝郊兆必因其方豈於居處而獨無所取法邪蓋明堂有五室室有三居青陽總章玄堂太室皆明堂也王者南面而立向明而治故總謂之明堂匠人曰夏世室殷重屋周人明堂鄭氏謂世室宗廟也重屋正寢也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摯孝經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明堂乃宗祀之地則亦為宗廟矣有明堂則有太室書曰王入太室裸孔安國以太室

為清廟清廟亦明堂也。則亦為太室矣。月令五室所居之中皆謂之太廟。則亦為太廟可知矣。古人建國左五祖廟。乃在雉門之左。此天子七廟之制。而明堂乃在南門之外。有五廟之寢。則明堂非祖廟。即寢廟也。夏官隸僕掌五寢。鄭氏以為五廟之寢是也。又引天子七廟。惟桃無廟。則非矣。先王先公之廟。桃乃守桃掌之兆隸僕也。明堂有五室。故有五寢。明堂之名不見於周禮。而見於考工記。意在當時或稱為寢廟。歟。天子十二月既有常居。閏月非常月。則太史詔王居門。終月說者謂聽朔於明堂門中。退處路寢門中。王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在南門之外。每月則聽朔於此。又曰。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

之立。是閏月聽朔。則立於明堂門中。此謂之居。是聽朔而退。則居于路寢門中。如此。則明堂與路寢門相通。故知其為寢廟矣。世室謂之宗廟。重屋謂之正寢。同此制也。周禮十二月所居之制。固無明文。然上文曰。頒告朔于邦國。下文曰。閏月詔王居門。則知每月聽朔必於明堂。而閏月則在門矣。先王重告朔之禮。而閏月亦謹所居者。蓋閏以正時。時以序事。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時以閏定事。以閏成閏。月其不可謹乎。魯文公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春秋書之。按鄭氏註。周禮曰。天子班朝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是諸侯告朔于廟也。魯文不視朔多矣。而首於閏月。書之。閏不告朔。而朝廟之禮。猶講此。

亦歸羊有禮之意也。周禮雖不言十二月告朔之地而獨於閏月君門之禮致謹焉。則先王重閏月之意可見矣。不然則古人制字何取於主在門謂之閏。



繫世

繫世之書重矣天子有帝繫諸侯有世本繫世不定則親疎何由而別昭穆何由而叙同姓異姓庶姓何由而辨乎商之祖也以契周之祖也以稷此亦可以定其帝繫之所從出也太伯之後為吳胡滿之後為陳此亦可以定其世本之所自來也然周人繫世之真必屬之春官一諷之詩一奠之小史厥有自哉小史掌讀禮者也讀禮而掌奠繫世則教以禮之序瞽矇掌誦詩者也誦詩而掌世奠繫則教以樂之和序故有別和故有親有別則昭穆不相亂有親則親疎不相離周人定繫世之意蓋如此豈徒原本繫之有遠近取闕闕之有高下而已哉司馬遷作史記推

帝劉之繫出於唐是帝繫猶有可考也叙司馬氏之先出於重黎是世本猶有可稽也蓋司馬遷世為太史氏小史掌定繫世乃太史之屬故采世本而作史記明周譜而著世家是其繫世之書至漢猶存邪然掌讀尚書正義孔氏按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帝顓帝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嬉牛嬉牛生瞽叟瞽叟生舜又按帝繫及世本云黃帝生玄囂玄囂生橋極橋極生帝堯帝堯生堯此繫世之書至後世猶存焉孔氏又曰按世本堯世黃帝之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堯女於舜之曾祖為四從姊妹以之為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憑信如此則後世所謂繫世之書非小史所奠替際所謂之書也

世之繫世不明獨有氏族志存焉爾然自小史之職廢替際之官缺繫世既不復明則昭穆失其序親疎失其和而本支之所從出者已不可得而辨雖有氏族誰有氏族哉夫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譬蒙諷而誦之則人知其生之有可樂小史奠而序之則人知其本之不可忘先王習民於和序之教而陶民於忠厚之風繫世之功多矣不然何以隸之禮官樂官之掌邪

名諱

小史曰有事則詔王忌諱王制亦曰太史執簡記奉諱忌小史太史之屬故奉諱詔諱之職同夫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此左氏之語也然達孝莫如周公周公作周禮

名可苟諱則周公之所避矣今考之周禮文王名昌而醢
人亦曰昌本藥蕪武王名發而小行人則曰時聘以發四
方之禁周公名旦雞人曰掌呼旦以詔百官是猶曰君前
不自諱也成王名誦大司樂曰與道諷誦言語揮人曰誦
王志瞽蒙曰諷誦詩甚至官名謂之誦訓胡為而亦不為
君諱乎由是而觀之則周人以諱諱神之說左氏之語誣
也不思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而詩曰克昌厥後駿發爾私
周人不諱於詩矣魯莊公名同襄公名午而春秋曰同盟
于處陳侯午卒孔子不諱於春秋矣漢儒記禮乃曰詩書
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嫌名不諱二名不偏諱亦知其
諱之非而廣為是說爾孟子諱名不諱姓之語毋亦為人

乎者不忍自斥其父祖之名而他則未嘗諱也然則太史
之奉諱惡小史之詔忌諱果為何事邪曰此則如地官誦
訓所謂掌道方愿以詔辟忌之類是也人君行事當知就
善而避惡即吉而忌凶所謂忌者非謂忌日也君子有終
身之憂故忌日不樂此則孝子慈孫之心尚何待於小史
之詔彼鄭康成徒見忌諱之文屬於繫世昭穆之下故以
死日為忌名為諱豈知王之所謂諱惡者以惡事之當諱
避爾小史之所謂忌諱者其亦諱惡忌避之義歟自此義
不明後世乃有以諱而易人之名者以諱而易人之姓者
漢史之書蒯徹為通莊周為嚴是也嫌名而諱荀卿為孫
是也二名而諱世民為人是也甚至諱惡益繁辟忌愈衆

有廣行之諱有梁山壞之諱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諛以為忠吾恐周公孔子之愛君父不如是之膺也故因小史之詔忌諱而為是論以祛漢儒之惑而明周禮之疑以附韓文公胡定公之辨

天文

太史內史皆史也馮相氏保章氏何以列於史官之中按春秋傳曰楚有雲如衆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則是太史固司天道矣月令曰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是以司天日月星辰為太史之職然則馮相保章氏不屬之太史而屬之何官耶二官皆稱氏以其有世功則以官名氏猶重黎之世序天地也掌天文而世其官

猶有廢時亂日如夏仲康之義和者况不世乎馮相氏曰掌歲月日星之位而辨其叙事以會天位保章氏曰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二職考之馮相氏則司天文之常保章氏則司天文之變者也司其常以辨叙事所以敬授人時司其變以詔救政所以克謹天戒自子丑至戌亥十二歲也自孟春至季冬十二月也自亥枵至娵訾十二辰也自甲乙至壬癸十日也自角亢至翼軫二十八宿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日月星辰之行俱不失其度是之謂會天位而可以為時事之候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三尺長至也夏至日在東井景長五寸短至也日者實也必於長短極時致之故以冬夏

致日春分日在婁月上弦於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秋
分日在角月上弦於牽牛圓於婁下弦於東井月者闕也
必以長短中時致之故以春秋致月日之長短月之盈闕
以四時致之罔有差忒是之謂辨四時之叙而可以為時
叙之期此馮相氏之辨叙事者以此也天位得其會四時
得其叙固天文之常或者人事未修天理未得而有日月
星辰之變動保章氏因以辨其吉凶又以星土之分而觀
妖祥以歲星所居而觀妖祥以五雲之色而辨吉凶之祲
象以十有二風而命乖別之妖祥且如星見大辰梓慎知
宋之將火此以星土觀妖祥也歲紀玄枵裨竈知楚子之
將死此以歲相觀妖祥也梓慎望氣而知宋鄭之多難

以命乖別矣此保章氏之詔救政者以此也叙事者馮相
之常救政者保章之變以保章之詔救政而訪馮相之叙
事以此見保章之於馮相其職實相通也不惟此爾太史
正歲年以叙事是定四時以叙授人時之事今保章氏之
訪序事以人時為重則其叙事又與太史通也然而吉凶
妖祥保章掌之足矣祗稜一官掌十輝之法亦以辨吉凶
觀妖祥乃以列之下祝之間何邪蓋星史卜祝職本相通
古者設官分職其於吉凶妖祥之事若是拳拳而不敢忘
者為備故也一則曰觀妖祥二則曰辨吉凶以此見保章
之於祗稜其職又相通也至於太卜贊三卜三筮三夢之

占以觀國家之吉凶而亦曰以詔救政今保章之詔救政見天象而先為之備則其救政又與太卜通也或者則曰周官言凶妖祥之占曰訪叙事曰詔救政是以有如日月之蝕非細故也胡為有救日月之鼓又胡為有救日月之弓矢此何益於救災之政耶蓋先王克謹天戒人目克有常憲非不知鳴鼓張弓無捕於日月之救然亦不忍坐視薄蝕而不知救也至如大哉大變則不舉大災大變則弛樂大荒大災則素服亦非徒具虛文也其所以脩身恐懼思答天戒者無所不用其極也豈徒區區裨鼓弓矢之救而已哉後世之君不惟叙事不訪救政不詔至於救災之禮亦不復講孔子作春秋故於日食之變必詳記而備錄

之以戒人君遇災而不知懼也間有伐鼓用牲又違其禮聖人屢致意焉然猶愈於坐視而不之救也他如夜星不見星隕如雨星孛入斗星孛東方之類此皆天文之變者而時君世主恬之畏母亦馮相保章之職不舉歟

分星

分野之疑何始乎曰二鄭之釋周禮也按大司徒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康成以為十二土分野十二邦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保章氏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各有分星司農引春秋傳曰象為晉星商主大火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是也康成則曰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此分野之辨所以紛紛而不一

歟自時厥後或以十二州配之或以列郡配之或以山河
兩界配之或以七星主九州後天文志列郡或以七星主七國或繫之二十八宿或繫之五星紛紛異論是以學者多疑
馬主分野之是者則曰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之
次當周之分武王克商歲在鶉火伶州鳩曰歲之所在則
我有周之分野則周屬鶉火可知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
五度為實沈之次當晉之分晉文即位歲在實沈蓋固曰
實沈之次晉人是居則晉屬實沈可知自張十七度至軫
十七度為鶉尾之次當楚之分魯襄公二十八年歲淫於
玄枵而裨竈知楚子之將死且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
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說者謂帑鳥尾也則楚屬鳥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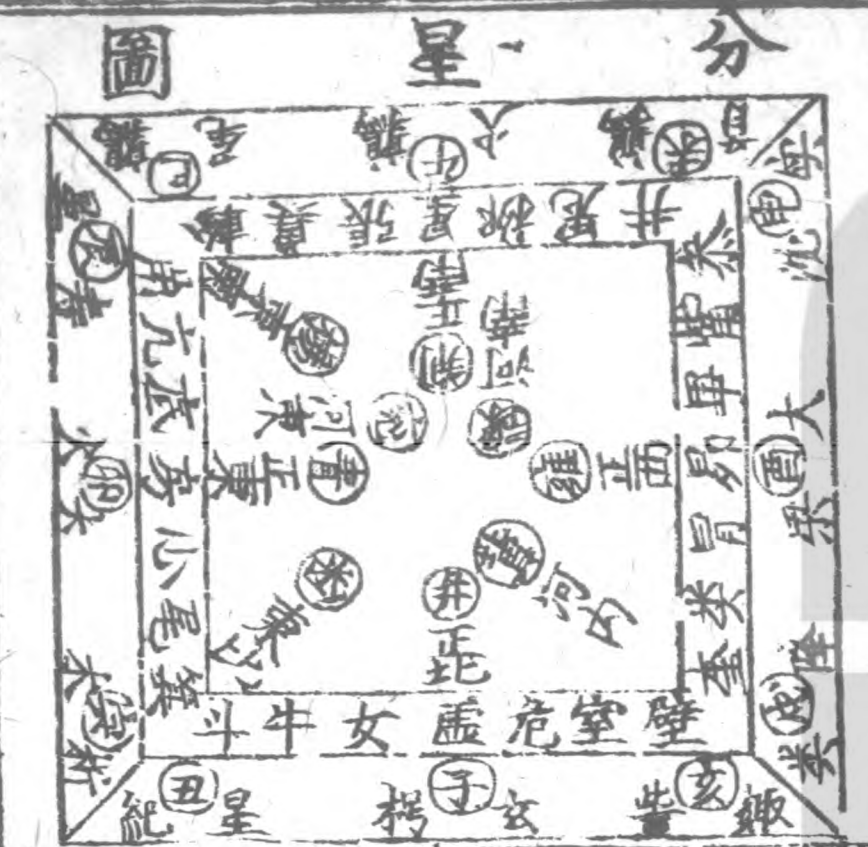
可知自氏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之次當宋之分昭公十
七年星見大辰而梓慎知宋之將火且曰宋大辰之墟鄭
祝融之墟也皆火年也說者謂辰大火也則宋屬大火可
知此則分野之說為不疑矣辨分野之非者則曰吳越南
而星紀北齊東而玄枵北衛東而娵訾北魯東而降婁西
周宅中土而柳星乃位于南以柳星為周可乎秦在西北
而井鬼乃在乎西南以井鬼為秦可乎觜參在西魏在東
北以觜參為魏可乎角亢東宿鄭在樂陽而屬於角亢可
乎昴畢西宿趙居河朔而屬於昴畢可乎又曰牛女北也
史記謂之揚州星危北也史記謂之清州昴畢西也史記
謂之冀州奎婁西也史記謂之徐州魏冀州之國也晉則

不屬於魯而屬於益魯兗州之國也魯則不屬於兗而屬於徐此則分野之說為可疑矣然畧分野之說而不信則周禮不應有星土之辨拘分野之說以為驗則左氏未免有傳會之誣更以左氏考之無冰之灾何關於元枵星紀而梓慎以為宋鄭之飢襄二十八年日食之變何與於豕韋降婁而士元伯以為魯衛之惡昭七年星紀果同為吳分則吳亦得歲士墨何以謂之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昭二年參墟果為晉分則實沈為星子產何以謂之高辛之子而能為晉侯之祟昭元年此又左氏之說又不足信也又以史冊觀之四星娶牛女而晉元王吳四星聚甯參而齊祖王魏彗星掃東井而符堅亡秦景星見箕尾而慕容德據

然此又分野之驗而未可以盡畧之也蓋星土分星本不可以州國拘也且以職方氏言地理必指其東西南北之所在山鎮川澤之所分民畜穀利之所有獨於天文之紀如司徒只言十有二土未嘗斥言其所應者何次保章氏言星土辨九州之地不明言其所辨者何星是星土分星不可以州國定名亦明矣愚以保章觀之隨其土之所屬應其星之所臨故謂之星土辨九州之地非如鄭氏言十二邦繫十二次也隨其國之所封屬其星之所在故謂之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亦非如賈氏言受封之日歲星所在國屬焉夫九州上應星土則三百餘度皆有其驗豈特十二次而已乎封域皆有分星則千八百國皆有所屬豈特

十二國而已乎九州之士皆配星九州之國皆有分故因其星可以辨其州之地因其分可以觀其國之妖祥保章氏之說如是而已說者何必牽合傳會而定指後世郡國之名以求配之也昔孔子作春秋日食隕星之變無所不記豈必皆周魯之分而後書之乎五星聚東井漢入秦之應也崔浩嘗言其不在十月司馬公作通鑑乃弃之而不取歐陽志唐天文凡夫日食星孛之變一一記之而獨不言其事應亦豈拘拘於分野之說哉大抵周官所辨者欲以觀妖祥爾天子之所觀者九州也諸侯之所觀者一國也諸侯以一國分星而驗一國天子以九州星土而辨九州諸侯觀一國之妖祥而為一國之備可也天子可以遠

之一國分星之所屬而不為之救政序事乎知乎此則可必言星土分星之說矣



按大司徒只言土宜辨土主不言所辨何次保章只言星土辨九州不言所辨何星又言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亦不言其何分也康成以春秋時十二國分配十一次恐未必然今此圖不指定九州分配某星只按職方氏所言辨東西南北自有定界觀九州地界之所抵則星之所辨亦可觀矣

分

舊



星

圖

車旗

車旗所以彰德而辨等藏禮而正名一毫不容僭越也巾
 車掌車司常掌旗二職雖分而實通故其官相聯按巾車
 曰掌公車之政與其旗物而辨之則車旗之職通矣蓋王
 與王后之略有等而孤卿大夫士庶人之車亦有等王與
 諸侯之旗有名而卿大夫士師州里縣鄙之旗亦有名各
 物之類等級之叙章其有德之別而禮存焉此巾車司常
 所以屬於禮官也且以路車言之王路大路也犬馭馭之
 金路綴路也依孔安一名齊車齊僕馭之齊右前之象路
 先路也一名道車道僕馭之道右掌之木路亦次路也一
 曰旂車田僕馭之革路戎路也一名戎車戎僕馭之戎右

掌之玉路木路無右者鄭註云齊右與僕齊同車有祭祀則兼玉路之右然則戎右兼田右歟此王之五路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諸侯所乘安車朝見於王所乘翟車王后出桑所乘輦車后居宮中所乘內司服掌后六服而三服以翟為飾中車掌后五路而三車以翟為飾豈非取其文明歟然周禮不言后車之用鄭氏約五路而言之玉路以祀金路以賓象路以朝故鄭氏以三翟車當之此后之五路也至於孤卿大夫士庶人之車謂之服車五乘言服事之所乘也中車不言公侯伯子男之車者以其服下王一等則其車亦下王一等也金路繁纓九就則上公金路矣象路七就則侯伯象路矣革路五就

子男革路矣破之中車曰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此四路之用有同異內外之別也以詩觀之采芑曰路車有輿鉤膺倬革者方叔也崧高曰鉤膺濯濯路車乘馬者中伯也韓奕曰鉤膺鏤錫乘馬路車者韓侯也三者皆非同姓而得乘金路矣豈非詩人所言以上公以九為節得乘金路侯伯以士為節當乘象路而中車所謂以封者乃其賞賜之特恩而非所乘之制歟春秋傳曰武王封魯衛唐叔以大路杜預謂金路也王之六路曰玉路諸侯之大路曰金路此則以封同姓之車也又以旗常言之日月為常王建之蛟龍為旂諸侯建之通帛為旛孤卿建之雜帛為物大夫士建之熊虎為

旗師都建之鳥車為旗州里建之龜蛇為旒縣都建之金
羽為旒道車載之折羽為旒存車載之此司常叙旗物之
名也巾車曰玉路建大常金路建大旂象路建大赤革路
建大白木路建大麾鄭註曰大赤周之正色大白殷之正
色大赤通帛之旒大白雜帛之物大麾不在九旗之數愚
按禮記言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今五路
所建既有日月之常此必中央所建之旗矣蛟龍為旂安
知大旂非左青龍乎鳥車為旂安知大赤非前朱雀乎熊
虎為旂安知大白非右白虎乎龜蛇為旒安知大麾非後
玄武乎此巾車叙旗物之名也然司常言國之大閱贊司
馬辨旗物而司馬教治兵言王載大常諸侯載旗與此同

其地則否此言孤卿建旒彼則師都載之此言大夫士建
旒彼則鄉遂載之此言師都建旒彼則群吏載之此言州
里建旒彼則百官載之此言縣都建旒彼則郊野載之此
言載旒載旒而司馬又闕之蓋司常主大閱而言司馬主
治兵而言大閱大禮也孤卿大夫士與鄉遂采地之大夫
咸在師都將都縣之兵州里縣都將鄉遂之兵此師都所
以有旗州里所以有旗縣都所以有旒孤卿大夫士以從
王爾所以建旒建旒也治兵常禮也孤卿大夫士未必盡
出其所從王者百官也命卿之為軍吏者也采地鄉遂之
兵皆屬於命卿故雖師都不過載旒鄉遂不過載旒至於
郊野載旒特以來邑大夫將采邑之兵不屬乎命卿故也

此其所載之旗或有不同歟蓋於司常司馬互言之也道
車象路旂車水路此王路之所載故司馬闕之而與中車
所建之旗亦不同也然路車則有繁纓旂常則有旂按中
車王路樊纓十有二就太常有十二旂自此降殺以兩金
路九就太旂九旂象路七就大赤七旂革路五就大白五
旂木路則當三就大麾則當三旂可知矣鄭氏謂不言就
與革路同非也考工記又曰熊旗六旂龜蛇四旂亦非也
典命曰上公九命官室車旗衣服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
以七為節子男五命以五為節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
命公之孤四命卿大夫士三命再命一命皆可以是以推之
郊特牲乃云大路樊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母乃成

於漢儒事天尚質之說歟不思司常言大路以祀非祀天
乎玉路一就則大常亦可一旂矣郊特牲又曰旂十有二
旂龍章而設日月則旂常之制又皆無辨矣尚何足信哉
周人以大裘祀天而漢儒謂裘冕無旒周人以大路祀天
而漢儒謂路纓一就如此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胡亦不
降而為一寸乎儒者欲明衣服車旗之制要當以周禮為
定

兵政

太宰人知其掌治也司徒人知其掌教也宗伯人知其掌
禮也司馬治軍掌兵也今乃言掌邦政而不言兵政正也
以正而帥不正也不得已而用兵則有征而無戰征之為

言正也亦以正天下之不正者歟易曰師衆也真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夫師出於正而猶曰毒天下蓋才說用兵便不免一毒字兵豈先王所樂用也哉是故司馬一職首以建邦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平之所以使正也正以畿國使固封城弇以儀位使安分守作以功賢使勉事功故監以使之相維軍禁以使之相糾任之以職貢則無曠土用之以簡稽則無遊民均守平則使尊卑不得以相踰北大事小使小大不得以相陵如是則天下無有不正者矣于斯時也諸侯猶有違命者有憑陵暴犯盜賊者有放弑賊殺亂行者有負固不服犯陵不循荒散不治者則不得已隨其罪之

小大輕重而以九伐之法正之伐而言正豈非以上伐下而有征之之義邪觀此則司馬雖曰掌兵而未掌明民以用武也况軍藏於六卿而弗謂軍將藏於六卿而弗謂將以蒐田獮狩而隱其振旅蒐舍治兵大閱之名以比閭族黨州鄉而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以井邑丘甸縣鄙而晦其車馬甲士步卒軍賦之名以軍伍而會於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掌於禮官之大宗伯以大法禁而徇於刑官之士師司馬雖有統兵之職拳拳於政象之垂汲汲於政職之施而於兵大事不敢專焉以至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雖有其名而無其職則先王不樂用兵之意藥可知矣大抵先王以天下之不可去兵於是乎有治兵之法以

武事之不可明民於是乎有寓兵之意四時有田則教兵不為不先六卿皆將則蓄將不為不豫尚何待刻畫兵號而明示之以毒天下之具哉是故徒役可盡起而所調惟一人御遂皆為兵而所制惟六軍先王不忍用兵之意已見於此愚故因小司徒之令賦而知先王之不忍用民因大司馬之掌政而知先王之不樂用兵

將權

大司馬制六軍則兵為大司馬矣制於車旅大事則五官預有事焉冢宰掌政典是政與司馬通也宗伯掌軍禮是禮與司馬通也司寇掌軍刑是刑與司馬通也司徒一為

統六卿之民六軍之所自出也故大軍旅大

司徒以旗致之則民與司馬之軍通矣司空雖不可考然以師大役帥民徒而至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役事則司空與司馬相通可知然此特六官預執事於軍旅爾大司馬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君王六軍軍將皆命卿則是六軍之將皆六卿為之也且如有危之師文事咸在教野之戰三軍並行皆將也豈特預執事而已哉蓋古者寓安於農寓將於卿愚於軍賦嘗言及此矣然古人命卿為將此有事之時也無事而統兵亦不專屬之司馬不欲其權之專屬一人也嘗考之書大保命仲桓南宮毛僕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齊侯司馬掌兵也非有宰呂之命則不敢一擅發召公冢宰制命也非有二卿

將命以往則不得以專行此則守衛之兵權不專屬於一人也又觀之詩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大帥皇父整我六師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程伯司馬出征者也非有尹氏之命則不得以戒旅尹氏世大夫出令者也非有卿士王命則不得以整師此則征伐之兵權不專屬於一人也古者兵無專將將無專權觀此亦可見矣是故周人制兵之法國子宿衛之士則屬之冢宰虎賁宿衛之兵則屬之司馬師保四翟之隸既屬之地官又屬之秋官至如國有大事國子濟倅雖屬於夏官之諸子而又弗征於司馬其衛兵之權散出可知也鄉遂之民皆軍也則屬之司徒四時之田皆兵也則屬之司馬閭師也

軍旅之戒則受法于司馬至如鄉師帥民徒而致政令受後要可也而必致辟于司空其畿其之權散出可知也蓋古兵制自衛之民外六軍之制皆寓兵於農本無兵之可統寓將於鄉本無將之可名又况安權散出不專屬於一人有事調兵則天子遣使一牙璋發之其權又屬於天子是以兵滿中外居然若無迨及數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氏馴至諸侯更伯列國專征世卿帥師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九書帥師幾擁目也聚民而為兵則兵安得而不備聚兵而專將則將安得而不驕此其為患也久矣唐人有兵號為得井田之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寓農於兵其意已異而况兵有定額將有定員更番再世安能無將驕

卒惰之患。府安且爾。而況不為府安者哉。

師田

王制曰。天子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若然則田獵特為三事講也。今觀大司馬四特之田。皆因田而講武。豈徒為賓客庖豆之奉而已哉。蓋王制特為獲禽設也。非為講武言也。周禮非區區於獲禽。而實拳拳於講武也。然知古人因田事而講武。而不知古人因武事而寓田。講武本非古人之得已。而殺獸亦豈古人之本心哉。古人不以無事而講武。亦不以無事而殺獸。是以因旅旅爰舍治兵大閱之教。而寓蒐苗獮狩之儀。因蒐苗獮狩之田。而為社祫禘烝之祭。亦此則講武為有名。而

歌為有禮也。且成周田獵之制。見於地官。如大司徒則以旗致民。小司徒則會卒伍以作田。大司馬則前期出田。法簡其鼓鐸兵器。備其卒伍。州張則帥民而致之。黨正則作民而治其正事。族師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縣師則受法於司馬。作其衆。庚牛馬車輦。會其卒伍。其鼓兵器帥而至。遂人則作野民帥而至。遂師則平野民。縣正則用野民帥而至。稍人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輦輦帥而至。以聽於司馬。鼓人則掌六鼓四金。以正田。後司常則贊司馬。頒旗物及致民。置旗。弊之。此田獵致民之禁令。見於他官者然也。山虞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旗。于中致禽。而珥焉。澤虞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迹人則掌邦田之地。為厲禁而守之。殺師則養焚萊。獸人則時田守畧及墜田。令禽注于虞中。小宗伯則帥有司而饗獸于郊。遂頒禽肆師則四時田獵。祭表貉則為位。甸祝則致禽于虞中。乃厲禽及郊。禴獸。合奠于祖禰。乃頒禽。田。禁。則設。驅逆之車。小子則斬牲。左右狗陳。此田獵致禽之禁。令見於他官者然也。成周田政。必分掌於六官之屬。以其皆預田也。而四時教法。則大司馬實總之。是以仲春而教振旅。平列陳。辨鼓鐸錫鈎鏡之用。遂以蒐田祭社。仲夏而教芟舍。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遂以苗田。以享禘中。秋而教治兵。辨旗物之用。遂以獮田。以祀方中。冬而教大閱。則合三時之所辨者。而皆辨之。遂以狩田。以享蒸。此

大司馬因講武以寓田。因致禽以修祀。其禮然也。然四時之田。鼓鐸錫鈎鏡。必皆備。旗物號名。必皆舉。今三時各辨其一。而不辨其二。則何以令六軍乎。曰。四時之田。無不辨。而隨時所教。各有所主。每於一事。加詳焉。故迭言之。而實皆辨也。或者則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雖云農隙。以講事。然古者寓兵於農。農民趨事。赴功。祈因夷曠。各分其時。少隙暇。亦欲自休息也。今以四時而講武。使民奔走服役。不暇。將恐春不及耕。夏不及耘。秋不及收。冬不及藏。終身擾擾。而不得休息。豈先王使民之政乎。大抵成周制軍。其於六鄉六遂之民。本不盡用也。雖曰田與追胥竭作。必隨遠近之地。而遞征之。何嘗一一盡致於司徒。而聽教於司

馬也辨鼓鐸則有諸侯軍將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公司
馬之屬辨號令則有群吏百官帥家縣鄙鄉野之屬辨旗
物則有諸侯群吏師都鄉遂郊野百官之屬四時必隨其
地之遠近帥馬而逆教之矣大司馬於四時之田亦姑總
其大綱言之爾如欲盡舉畿內之民而教之吾恐所田之
野四表相去才三百五十步爾雖容百字且不足况六軍
乎都鄙去王城五百里雖一年調發且不可况四時乎雖
然亦觀先王教兵致會之意可也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
旅草止則曰菱舍簡女則曰大閱今以仲春而教振旅則
是教民之始而已為還兵之期以此見先王之不樂用兵
也特以戰不可以雖安而忘民不可以不教而戰也

春四時之教然菱舍則曰如振旅治立則曰如振旅雖曰
坐作進退疾徐䟽數之節皆如振旅之陳而不用兵之意
已默寓乎其中矣凡田搜擇取獸曰蒐為苗徐害曰苗獸
多可殺曰獮圍守不擇曰狩今以中春而行蒐田則是致
苗之始已有愛物之心以此見先王之不忍殺獸也特以
兵不可以無名而習田不可以無事而講於是乎有四時
之田然夏苗則曰如蒐秋獮則曰如蒐雖曰有司表貉誓
民鼓遂圍禁皆如蒐田之法而不殺獸之仁已迭行乎其
間矣觀此則講武豈先王之得已而殺獸豈先王之本心
哉

功賞

春官內宰稽功會食則制祿食必視功夏官司士以功詔祿則頒祿秩必視功至如小宗伯衣服車旗官室之賞賜鄭氏亦云王以賞賜有功則是車服官室之賞而視功也而况司勳六卿賞地之法如載師所謂賞田者賞之以土地可不抵其功以為輕重乎司勳所謂功者何如哉王功曰勳以美定策立之功有勳於王者也國功曰功以其建邦設都有功於國者也民功曰庸為民興利而有不窮之用故曰庸事功曰勞奉公從事而有勳勞之績故曰勞治功曰加以其有治理効之力戰功曰多以其故首虜之多此六者特隨其事而殊其名視其功而異其等爾總而謂之功鄭氏以伊周禹稷皋陶韓信之功比之則拘矣功有

六等則賞法必有六等功之大者賞必重功之小者賞必輕故曰凡賞無常輕重祇功司勳之賞無常猶司勳之賜無常也蓋以德詔爵則爵有常品以功詔祿則祿有常秩以能詔事則事有常職以久奠食則食有常廩惟賞賜出於人君非常之恩如家宰所謂匪頒如玉府所謂賜予皆一時之特恩苟有常額而無輕重多寡之裁則人人可以僥倖而得之矣今司勳所掌者賞地之法也猶詩所詩錫以山川土田附庸者也以地賞有功亦如采地之制必有稅法載師賞田在遠郊之地其稅二士而三今日凡頒賞地三之一食三分其地王食其一而受賞者食其二是十而稅三也又何倍於賞田之稅乎按載師曰賞田此言賞

地又曰惟加田無國正是田以實數言而先則不止為田亦如司徒封疆之謂爾故其言稅不同歟賞地之稅雖倍而如田無正安知其不為二十而三也然此特賞地之法而先王報功之意豈特錫以土田而遂已哉凡有功者必銘于王之太常祭之大烝是先王念功之意不忘也生則銘書于太常如書所謂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是敬之如日月也死則祭於大烝如書所謂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敬之如祖宗也先王報功既賞之以地又銘之以旂又享之以祭其拳拳念功之意蓋將與國咸休相為終始豈若後世書分之符方剖而殖臨之誅已隨圖繪之象未形而赤族之禍已慘吁司勳賞地之

法固已不敢望報而司勳功碑之議亦豈無所宥者哉司勳猶今吏部司封司勳之職宜以屬天官也否則掌六卿之賞地宜以屬地官也今以屬之夏官司馬之後何邪蓋六功雖以戰功居其末然人之象霜雪冒矢石出萬死一生之地而甘心不辭者為國家衛社稷爾其功不亦多乎先王用兵行師首以功賞為重其野有用命之賞焉條有從誓之賞牧野有功多之賞出師無功何以為社稷之衛有功不賞何以為士卒之勸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旬知屬之地官則司存散隔文告回復而壅底之慮生况有害功者乎馮唐言李牧為將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乃能成功魏尚以上功差首虜六級而文吏以法繩之其賞大輕

則非所以用將由此觀之戰功之賞猶為急也周人固無
害功之事而周公為後世慮故以司勳繼司馬之後厥有
旨哉

馬政

夏官制軍而以大司馬名官其次有軍司馬與司馬行司
馬其下有公司馬兩司馬又其外有都司馬家司馬設官
命名皆曰司馬豈非軍政以馬為重乎成周六軍之賦不
知用若干馬考之稍人掌令立乘之政若有會同師田行
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司徒鞞鞞帥而至治其政令
以聽於司馬按縣師若有軍旅會同田役則受法于司馬
作其鞞及馬牛車輦會其庶人之卒伍此司馬所

縣師而稍人則以縣師之法帥而聽於司馬也縣師掌
國都鄙郊里地域稍人乃掌甸稍之人受司馬之法令立
乘之政則是法通行乎王畿侯國矣然則立乘之政車馬
之賦也鄭氏讀乘為甸非也彼徒見司馬法曰甸出長轂
一乘馬四匹以為車乘非立所供也不知司馬法言甸出
一乘調兵之數也周禮言立供一乘畜兵之數也畜之多
所以存武備調之寡所以優民力况司馬法未必周制也
何必於立乘而疑之乎立十六井一井八家共百二十八
家共出車一乘馬四匹成周軍賦不可得見獨稍人立乘
一法可得而推之立出一乘則甸當四乘縣十六乘都六
十四乘共二百五十六匹馬矣以六鄉計之萬二千五百

家約出四百匹馬六鄉約得二千四百匹馬矣或者則曰魯作立甲聖人譏之以其賦役之重也今令立出車千乘馬四匹得無甚於立甲乎蓋成功作立甲者今一立各家皆為甲士盡教調兵也立乘之法畜之而非盡調也鄭氏亦謂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教調之使勞逸適焉然則立乘必有適征之法也况軍政以馬為重今六鄉所出僅二千四百匹爾亦豈為多馬乎先王寓兵於農故亦藏馬於民特設馬質一官繼於司馬之後使之為民乎馬價之高下而使民自畜焉一以為戎馬軍旅用之一以為田馬田役用之一以為駕馬給役用之田戎分為二物則其逆征可知矣校人謂駑馬三良馬之數則此駕馬當不

如之鄭氏以此三馬為非官府之役則非也曰受馬於有司者謂有司買其馬以受民也馬死則甸內必買馬以代之恐其久而缺備也甸外則入馬耳於有司恐其久而無信也更以其物欲其如本色也其外則否謂馬之難同則不必如本色也惡馬則綱之所以調馬性馬行則齊之所以寬馬力有以馬爭訟者則馬質聽之禁原蚕者欲其馬息之蕃也按鄭氏曰天文辰為馬蚕為龍精是馬與蚕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蚕者為傷馬歟凡此皆所以教民畜馬之政也至如校人所掌之六廐所辨之六種所養之十二閑則王馬之政也校人所謂凡軍事物馬而頒之謂頒之官府卿大夫共軍事者耳其於民馬無預如曰以共六

軍則天子之馬一廐二百一十六匹良馬五種二千一百六十匹駕馬三之千二百九十六疋既欲以給群吏又何以供六軍乎且以周之馬數合鄉遂不滿五千匹與王馬共一萬餘匹爾詩人歌宣王則曰其車三千三千則當馬二千四不有宣王安得有此馬也蓋詩人歌諫言大槩豈未必果有三千車也衛人歌文公而曰駉牝三千駉牝果有三千乎魯人歌僖公而曰公車千乘公車果有千乘乎或曰天子萬乘當馬四萬匹諸侯千乘當馬四千疋卿大夫百乘當馬四百匹今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蓋天子六軍指六卿也萬乘則合王畿千里言之大國三軍指三卿也千乘則合封疆五百里而言之大夫采地視千室也

此視伯則百乘宜未過也考之校人天子十二閑馬分為左右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半天子之閑馬四種則三之良馬居二廐六百四十八匹駕馬三之一種亦六百四十八匹并千二百九十六匹爾卿大夫二閑良馬一百一十六匹駕馬三之為六百四十八匹并為八百六十四匹故家以實數言不啻百乘而侯國千乘天子萬乘是合言之凡此皆言馬乘之數爾然嘗疑之成周設官民馬之政特設馬贊一職王馬之政乃有校人僕夫趣馬巫馬牧師更人圉師圉人何其畧於民牧而詳於王牧也蓋民馬民自備而自畜之其畜也則有司授之其用也則有司帥之王馬則自為牧廐不有數官分任其責則孰為之畜牧乎

是故校人總馬政趣馬正良馬巫馬養疾馬牧師庾人則掌牧閑圉師圉人則掌芻養然後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各祭馬步豈特為王馬祭而不及民馬乎巫馬與醫合為一官雖特為王馬設亦豈聽民馬之自為豐耗而不設巫醫乎馬質之禁原益庾人之祭馬祖亦互言之未必重此而遺彼也抑嘗因是而觀周人牧馬之職校人以中大夫二人為之趣馬而下皆上士中士下士先王以士大夫而任牧廐之寄不幾於太褻乎吁不如是不足以見馬政之重也天下事須選士大夫為之趣馬得人周政以立蹶推趣馬詩人刺之一趣馬之職而必為吉士之是則豈若後世一付之典隸早牧之手乎大抵馬政非得

人則畜牧不蕃士大夫之心術不良則畜牧不蕃戎用之士夫皆德行道藝之選以德行道藝之人而隸師趣馭僕之職吾知其蕃牧之必善矣不然衛人美文公牝之雷何以曰秉心塞淵魯人頌僖公駟牧之盛何以歸之曰思無邪信矣馬牧蕃不可無士大夫心術之良也

火禁

周官水火皆有禁水親而不尊易以溺人川游之人狎于水者秋官萍氏禁之宜也火之有禁既有天官官正以修之又有秋官司烜修之亦云足矣夏官司燿又特設一官以掌之何邪蓋火之為物炎上就燥尊而不親又非水之比也不得其齊則疾不得其性則災故火星之伏見有時

國火之變易亦有時。過焉為災。此司燿所以因時而施令。變火以救時疾也。先鄭云三月昏心星見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昏心星伏戌上使民內火。春秋傳曰以出內火。夫出以季春內以季秋。則是二時出入火矣。又曰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何邪。蓋季春出火非出火於民也。火星昏見司燿乃禮而出之。猶羲叔寅實出日也。季秋內火非令民內火也。火星昏伏司燿乃以禮而內之。猶和叔寅饗內日也。三時之出內火星猶祭祀之祭燿不忘本也。曰民咸從之。民亦如之。亦令民知有出內之禮也。故官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以火星出入而修禁也。司烜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為火星將出而修禁也。官正特嚴官中之禁。司烜

以備國中之禁。故或以春秋或以中春。有不同。歟。若夫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則是順四時而改國火也。鄭司農引鄒子之說。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是有五時變火。此惑於五行五色之說也。周人取火之制。司烜惟日以火燧取明火於日。以共祭祀。而司烜實預國中之火禁。則司燿四時之變國火。安知夫不以逆取火而易之乎。取於日則為明火。國火則不取於日。爾語曰鑽燧改火是也。然司燿下士二人。徒六人。司烜下士六人。徒十二人。安能盡變國中之火。盡修國中之禁。毋亦司燿施其令。司烜施其禁。而使民自易之歟。司燿司烜二官分屬夏官。秋官者。司燿行火。南

方之事故司燿隸於夏司燿取水火司寇奉明水火故司
烜隸於秋抑嘗因火禁之修官正司燿皆以木鐸修之木
鐸振文教者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鼓人以金鐸通
鼓司馬振鐸擁鐸奮武事也若非武事皆以木鐸徇之是
以文教警衆不特修火禁為然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
鐸徇于路古人將有新令無有不奮木鐸者是以小宰帥
治官之屬而聽治象之法則徇于木鐸小司徒小司寇帥
屬觀象亦如之鄉師四時召令以木鐸徇于市朝士師左
右刑罰以木鐸徇之于朝一木鐸之徇而人心皆知有文
教之警則孰不修職攷法以共王事奉令道禁以從王命
哉

險固

聖人設封觀象坎有重險之象故聖人豕之曰天險不可
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
矣哉聖人守國豈不知固國不以山谿之險顧為設險之
說以遺後世是豈恃險以為固哉蓋險者天地之所設聖
人固不恃險以立國亦未嘗不因險而守國而其所以用
險之道則大矣是故成周設官掌固一職掌修城郭溝池
樹渠之固而使士蒞于及其衆蒞守之此掌王畿之固也
司險一職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山林川澤之險設國溝涂
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此司天下之險也二官屬
於司馬者蓋將謹固封守而預為備也其亦如萃之除戎

器以戒不虞。緣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之義。與昔者周人
營洛且曰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亡。周公初非恃險
以立國也。今也險固二官倚城郭溝池以為固。視山林川
澤以為阻。蓋亦因其天地之所設而使之為守。爾今以掌
固考之。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必脩也。此守之必得地利也。
士庶子衆庶之守必頒也。此守之必得人和也。飾器之設
材器之用是城守之具必備也。財用之分稍食之均。是兵
食之財必足也。役財必移守政必通。恐其力之有不足則
人得以乘其罅也。晝必以巡夜必三警。恐其守之不嚴則
人得以投其隙也。至於司險一官無事則通達其道路所
以絕侯國負固之原有故則藩塞其阻路所以杜姦寇入

侵之道。周人之於守。備必為是。纖悉委曲者。豈非以形勢
為不可專恃而守。備為不可暫弛邪。若夫周之所以守國
者。則又不專在是。六典皆守國之法。六官皆守國之人。九
畿有職則守在九畿。四夷有衛則守在四夷。三百六十屬
之官無非周人所恃以守國者也。如山林之有虎豹。川澤
之有蛇龍。伏乎其中而凜乎其外國之險。固孰有大於此
者。不然則山河魏國之寶。吳起且知其不在德。不在險。豈以
周公之智而不及此哉。

射儀

射有三。一曰大射。二曰賓射。三曰燕射。大射者。梓人曰張
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註謂天子將祭必與群臣諸侯射

以作其容射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是也賓射者梓人
曰張五采之侯而遠國屬註謂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
射所謂賓射是也燕射者梓人曰張獸侯而王以息燕註
謂燕勞使目若與群日間暇飲食而射是也按掌次賈疏
曰天子大射六耦在郊賓射亦六耦在朝燕射三耦在寢
此射三之所也射法射儀散見於六官而射人則專掌之
也說者謂射人主賓射而言然曰王大射曰王射則三射
皆掌之矣今以他官考之司裘王大射則共虎熊豹三侯
諸侯則共熊豹二侯卿大夫則共麋一侯皆射其鵠士射
豸侯不言士侯以士不預祭故畧之此射侯之別也樂師
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大夫采蘋士采芣苢射

節之異也可弓矢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
規大夫五士三大夫射燕射弓矢如數弁夾此射弓之分
也樂師則大射令奏王夏騶虞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太
帥則大射帥誓歌射節晷曠則賓射奏鐘鼓鐘師奏射節
笙師共飾笙鏞金奏車僕大射共三之司常共獲旌掌次
張耦次大僕王射則贊弓矢小目賓射則掌事如太僕服
不氏則贊張侯以旌居之而待獲繕人則詔王射贊王弓
矢之事太史則飾中舍美而射入與太史數射中大司馬
合諸侯六耦而射人佐司馬治射正凡此皆分掌王射之
儀法也射人一職乃正射位而詔射事以射法而治射儀
耦即掌次所張之次侯即司裘所共之侯獲即師常所共

之旌容即車僕所共之之節即樂師所歌之節正即司馬所治之正而射人兼總之此周之射法然也然古人享諸侯必以射宴群臣必以射蓋射可以觀德也內志正外練直其容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故射中者可以觀其德之成射不中者必其德之有未全也豈徒視其巧之能中與其力之能至而已哉中庸曰射有似乎君子夫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一射之不中而反身之學存焉此古人所以貴乎射也是故王與諸侯群臣大有射燕射賓射之三禮至於教人之禮則有鄉射存焉鄉老五物之禮而射行焉鄉大夫保氏六藝之教而射寓焉州長州序之會民必會于射諸子國子之攻藝必合諸射其教人也以射其取士也以

射異特得與於祭得為諸侯皆由此其選也此豈與弄技由基之技可同日而語哉後世小學之制不存而五射之教無有鄉飲之禮可講而五物之儀不閑冠帶緡紳之流類以張弓挾矢為甲冑之事雖曰上庠有矍圃之名殿庭存澤宮之制亦徒具虛文而已吾何以觀德哉

久任

司士掌群目之版歲登下其損益之數以詔王治而屬於司馬何也按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選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今司士曰以德詔爵以德詔祿以德詔事以久奠食此司馬論定而官任官而爵位定而祿之意也以司士而

屬司馬不亦可乎。然司士之定稍食必以久何也。蓋古人
爵人以德不觀其暫而觀其常。祿人以功不觀其驟而觀
其素。任事以能不揆其始而揆其終。議論要諸久而後定
功效要諸久而後成。此先王所以久於任人而不驟遷也。
是故唐虞用人之法必三載而後考績必三考而後黜陟。
幽明皆久任也。唐虞之官簡故九載而後黜陟。成周之官
衆故三年而誅賞。愚於考課嘗言之矣。今司士以久莫食
又曰。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以三年為任
官之定制而升降黜陟之法乃視此而為進退歟。是法也
不惟行於朝廷王畿而通行於天下都鄙矣。所明歲登辨
其損益之數者。鄭氏謂用功過黜陟非也。群目之在仕版

或老或少或貴或賤或多或寡各隨其歲而上下其數。亦
大宰雖曰歲終詔王廢置而群吏之法亦必待三年之久
然後大計而誅賞之吏治大計必以三歲故司士亦以三
歲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豈以一歲功勞而遽為遷轉之
序邪。昔子產從政一年與人誦而欲殺之。迨至三年與人
誦而思嗣之。方其誦而未誦也。若驟去之。雖子產亦無所
施其技矣。故孔子曰。如有用我。三年有成。子路曰。比及三
年可使足民。要皆以三年而觀政也。是故小司徒以三年
而大比。鄉老以三年而賓興。州長以三年而贊廢興。豈非
以三年為中制而可以為賢能選舉官吏遷轉之叙乎。然
司士所掌者群目之版。所稽者士任爾。公卿侯伯有功德

者。初豈可以例遷乎。周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是則內而公卿。蓋終其身而任也。康叔之治殷民。君陳之正周郊。則是外而侯伯。蓋老於國而任也。豈若後之任於內者。銖功勞以計進。仕於外者。寸歲月以希遷而已哉。漢有歲中起。遷至中大夫者。有旬月取宰相。封侯者。嘗官隆秩。可以驟致。何其速也。又有十年不得調者。有三世不徙官者。底僚下吏。無以旌擢。何其淹也。故不待二年而驟遷者。必有以起士大夫奔競之風。有踰三年而不遷者。必有以召士大夫淹滯之嘆。有能以司士三年。稽任進退爵祿之法。行焉廢乎。可得而言矣。

圖籍

土地有圖。所以知天下地域廣輪之制。人民有數。所以知天下戶口登耗之由。地官司徒。佐王安穩邦國。則掌土地之圖。與天人民之數可也。然職方氏亦掌天下之圖。辨邦國都鄙。夷蠻閩貉。戎狄之人民。與夫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而乃隸於夏官司馬司民。亦掌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出於版。辨國中都鄙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而乃隸之於秋官司寇。其故何邪。蓋司馬辨邦政者也。既有九法以平邦國。又有九伐以正邦國。又有九畿之籍。以施政職。又有四時之田。以教民兵。其所以謹固封守。克詰戎兵者。可謂嚴矣。懷方氏既為之。致貢物。合方氏又為之。達道路。訓方氏又為之。道政事。形方氏又為之。正封疆。如此

則職方氏得以土地之圖而辨九州之地使同貫利而九
服之制乃得而辨焉則以地圖之掌而隸於夏官宜也司
寇掌邦刑者也既有三典詰四方五刑糾萬民又有兩造
禁民訟兩劑禁民獄又有嘉石平罷民歸石達窮民其所
以愛惜民命不輕刑殺者亦云至矣小司徒又為之登民
數鄉士又為之掌鄉數遂士又為之掌遂數縣士又為之
掌縣數如此則司民得以生齒之版而登萬民之數歲登
下其死生而三年大比乃得而獻焉則以民數之掌而隸
於刑官宜也大抵夏官政職本以正封疆封疆不正始不
得已而用兵秋官刑典本以禁暴亂暴亂不禁始不得已
而用刑政官不知有土地之圖則不謹固封守刑官不知

有人民之數則不知愛惜民命雖有司徒掌教之職而欲
以土地之圖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得乎且如掌地
圖者不止一二職也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內宰掌
書版圖之法遂人掌以土地之圖經田野土訓掌道地圖
以詔地守司險掌九州之圖此皆掌地圖之官也民數不
惟鄉士遂士縣士掌之如小司徒則稽人民之數閭師則
掌民人之數縣師則辨人民之數此皆掌民數之官也然
地圖則分掌之而已至於民數則猶極其詳焉小司徒曰
三年大比登民數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又曰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
退之司民亦曰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

會家宰貳之以贊王治一民數也國用之豐耗優焉王治之興廢繫焉數官掌而辨之可也三官貳而圖之可也然必拜而受之如受賢能之書登于天府與司寇獄訟之登中者而與祖廟寶器俱藏焉以此見民數之與刑中皆同天初其愛民恤刑之意蓋常相關也以刑官登民數以天子拜民數以天府藏民數猶足以見周人重民之意歟

地理

古者言九州者三禹貢之真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夏制也爾雅之真幽管兗徐揚荆豫雍商制也職方之揚荆豫青兗雍幽真并周制也商有幽管而無禹貢之青梁周有幽并而無禹貢之徐梁此三代九州之不同也爾雅何以

其為商制以郭璞註云也賈氏乃謂之夏制蓋以詩譜所謂梁雍荆豫徐揚之民被文王之化文王當商之末有雍梁之名爾雅無梁州則不可為商制不如鄭譜但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州名不足憑也若以爾雅為夏制則禹貢當為何制乎然爾雅有九州之名無九州之界而禹貢職方之界有相侵者請得而言之且職方冀州視禹貢為小以分真為幽并如舜時制是一分而為三也雖無徐州而青兗之間是已雖無梁州而雍豫之間是已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大野既豬今職方青州之川淮泗兗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兗可知矣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又曰厥貢璆銀錢碧磬今職方豫州之山華山

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於雍豫可知矣職方既以青
兖而包徐故青州多入禹貢之豫兖州多入禹貢之徐禹
貢豫州曰被孟猪而職方青州曰其澤望諸豈非青之入
豫乎禹貢青州曰蓋絺海物而職方兖州曰其利蒲魚豈
非兖之入青乎職方既分冀而為幽并故幽州多入禹貢
之青徐冀州多入禹貢之雍職方曰幽州其山醫無閭醫
無閭在遼東漢光以遼東屬青州後又屬幽州豈非幽之
入青乎職方曰幽州其澤獫狝其浸番時獫狝在長廣舊
出萊蕪地理志以長廣屬徐州琅琊有萊山豈非幽之入
徐乎職方曰冀州其澤楊紆爾雅謂藁有楊紆李淳以爲
在扶風豈非冀之入雍乎大抵周以禹之一冀州分而為

三以禹之八州合而為六其勢必不能如禹之舊杜氏
二鄭不本此說不改職方之字則改職方之意後鄭以類
宜屬豫滎宜屬荆不知幽青雍梁兖豫尚多侵入况荆豫
相距之州乎改其意而釋者此也先鄭以青之誰字當為
睢沐當為洙直謂宋有以睢魯有洙泗曾不謂青之包徐
也先鄭謂雍之弦當為汧蒲當為浦直謂雍有汧水曾不
謂吳山在汧而有弦蒲之菽杜氏以荆之湛當為淮後鄭
以兖之盧維為雷雍直以湛與盧維無所經是曾不謂地
名變易不一不可一一知也改其字而釋者此也三如山
鎮數澤又有可得而辨者九州山鎮分言之則曰四鎮二
鎮總言之皆曰山鎮楊之會稽青之所山幽之醫無閭冀

之霍山固為四鎮矣而五嶽在虞夏商周與漢世有不同
辨與南嶽孔安國以為衡山職方曰山曰衡山是衡為
南嶽明矣而爾雅有二說河南衡山為南嶽又以霍山為
南嶽蓋漢武帝元封五年巡南郡禮天柱山號曰南嶽是
以衡山之神遠遷又移其神於霍山也說者謂一山兩名
則失之此漢嶽之與虞周不同也王制有恒山衡山而不
言大華嵩山辨與有四嶽而不言中嶽蓋王制南北以山
為至東西以水為至故五嶽言其二辨與言四方巡守所
至之地故五嶽言其四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恒山為
北嶽衡山為南嶽嵩山為中嶽嵩高太室也即禹貢之方
外也初無嶽山之名職方山鎮有恒有岱有華有衡不言

嵩高而有嵩山蓋周都在五嶽之外故以雍之吳山為嶽
山此周嶽之與虞夏商不同也故曰山鎮之有可辨者此
也九州澤數在職方為九在爾雅為十蓋職方以州言爾
雅以國言也爾雅以吳越有具區即此揚也楚有雲夢即
此荆也鄭有圃田即此豫也宋有孟諸即此青也魯有大
野即此兗也秦有楊紆即此冀也燕有昭餘祁即此并也
此發澤之名同也獨晉之大陸齊之海隅周之焦獲爾雅
與職方不同然爾雅之濟即職方之幽以其幽之澤數發
養而糗養在徐也爾雅之燕為職方之并以其并之昭餘
祁而燕為幽州也爾雅之周為職方之雍爾雅之秦亦為
職方之雍職方既以弦蒲為雍所以不受焦獲爾雅之晉

為職方之異職方既以異之界入於秦以揚紆為異所以
不受大陸此澤敷之名異也故曰澤敷之可辨者此也然
嘗考之禹貢之別九州隨山濬川而終之曰庶土交正底
慎財賦或則三壤成賦中邦故夏書謂之禹貢令職方之
辨九州制畿封國而終之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
各以其所有故周官謂之職方氏鄭氏曰職主也主四方
之職貢者其知成周設官之意乎周人設官以職貢為名
而制貢又曰各以其所有此正禹貢任土作貢之意也不
原周人設官制貢之意而徒區區於九州山川之辨是特
一地理書爾而於治道何益

刑罰

刑命辜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皆以為明刑之責今
官既以大司馬掌兵又以大司寇掌刑是以兵刑分而為
二也蓋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甲兵以威蠻夷猾夏者
刀鋸以威寇賊姦宄者虞之官簡周之官衆故以司馬掌
兵司寇掌刑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歟且以刑官之屬自小
司寇而下至禁暴氏其為職事然詳矣曰墨曰劓曰官曰
則曰殺此刑之有五罪也曰宮曰官曰國曰野曰軍此刑
之有五禁也曰誓曰誥曰禁曰糾曰憲此刑之有五戒也
曰辭曰色曰氣曰耳曰目此刑之有五聽也然刑者例也
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易故君子盡心焉淺深之必測輕
重之必論必原其情必權其義初豈徒法之是任邪是故

舊染方新必以柔克乂之故曰刑新國用輕典暴亂不馴
必以剛克乂之故曰刑亂國用重典教化已明習俗已成
必以正直乂之故曰刑平國用中典此刑典隨俗而為輕
重也司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辨罪之輕重此詔刑而
審輕重也司刺以三法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
刑此訊刑而度輕重也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
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此囚刑而量輕重也以嘉石平罷
民弗施刑也而且有重罪次罪下罪之別此非坐而後之
亦察輕重乎以園土教罷民不虧鉢也而且有上罪中罪
下罪之分此非教而教之亦測輕重乎蓋刑者所以教中
也權其輕重所以取中也司刺則曰斷中士師則曰受中

小司寇則曰登中無非以中用刑也然為政而必至於用
刑豈聖人之得已哉姦慝必詰暴亂必刑非刑無以格其
非心而使之遷善遠罪政官之後繼以刑官先王豈得已
哉臯陶作士舜必告之以刑期無刑康叔司寇成王必告
之以辟以止辟而必察察焉以治獄聽訟為能事是非王
政之所尚也是故司寇掌刑之官以五刑糾萬民吾意其
必用刑罰也今也野刑則上功糾力軍刑則上命糾守鄉
刑則尚德糾孝官刑則上能糾職國刑則上愿糾恭不施
其刑而惟功命德能愿之是上不察其罪而惟力守孝職
恭之是守曰上者開其善而使向慕也曰糾者糾其過而
使歸正也初何心於用刑乎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吾意

其必施刑罰也。今也議親議故有辟議賢議能有辟議功
議賁有辟議勤議實有辟以八辟之當刑固不可徇情而
違法以八辟之當宥又不可記過而忘功。罷於法者不出
於私情附于刑者實在乎公議。初何心於用辟乎。此猶曰
刑不上大夫士節不可不厲也。至於萬民之有獄訟者司
寇必思有以禁止之。兩造具備使入東矢於朝取其辟之
直而後聽之。所以禁民訟兩券俱至使入鈎金於朝取其
信之堅而後聽之。所以禁民獄。豈非使民無訟者乎。萬民
之罷刑罰者士帥必先有以佐助之以五禁左右刑罰徇
之于朝而又垂于門閭使之知所禁止也。以五戒先後刑
罰用之於其所而使無罷於罪使之知所警戒也。此非刑

期無刑者乎。大司寇正月則垂刑象而使觀。小司寇正
則帥官屬而憲刑禁。士師正歲則帥其屬而憲禁令。市憲
則以正月之吉執旌節而憲邪。其又有禁殺戮之官。禁暴
氏之官。禁其殺止其暴。惟恐斯民之陷乎罪也。及其陷乎
罪也。司刺則訊之群目。又訊之群吏。又訊之萬民。必其左
右大夫與諸國人皆曰可刑。然後刑之。如吏民以為不可
刑。小則宥之。大則赦之。宥之則以其不識過失遺忘也。赦
之則以其幼弱老耄蠢愚也。至於死刑之不可免也。而猶
欲免之。鄉則王親會其期。遂則王命三公會其期。縣則王
命六卿會其期。會其期欲合衆議而免之也。此非辟以止
辟者乎。詳觀司寇數官。大抵恤刑之意多。而用刑之意少。

施刑之語畧而克刑之意詳故大司寇一官雖曰掌刑不言掌邦刑而曰掌邦禁成王周官亦如之則其設官分職之意蓋以刑禁民而非以刑刑民也雖然禁民以刑者固可遏其惡於未萌道小民以教者斯足以格其非於無過書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是先王先有以教之於其始而不待禁之於其終也教官之屬司諫一職糾其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是有以驅民於善也驅之於善則有德行道藝之可書國事有能之可任而發置可得而詔赦宥可得而行司救一官有惡過失則誅之以禮防禁以救之是又有以懲民於惡也懲之以惡則有過惡者三責而後罰三罰而未耻則以官

石坐之有過失者三責而後罰三罰而未改則以圜土之先王始拳上於教官之救諫而後禦上刑官之詰禁况大司寇之職嘉石則曰平罷民圜土則曰聚教罷民司圜一職亦曰收教罷民任之以事而收教之不惟教之於未犯刑之先而且教之於既罷刑之後是雖國有五刑而未嘗輕用之也然嘗疑周公制刑五刑之法各五百凡二千五百屬穆王訓夏贖刑五刑之屬三千穆王為周子孫厲公之刑果輕其欲祥刑則守周公之法可也然夏刑三千而死罪二百周刑二千五百而殺罪五百周之刑為重矣周公制刑之仁反不若穆王訓刑之仁哉班固乃以司刑五百為中典呂刑三千為重典以周刑為中典猶可豈有

夏之死刑僅二百爾而可為重典乎。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蓋見穆王之刑為言也。而周公乃有二千五百者豈非刑罰世輕世重乎。蓋五刑肉辟也。肉辟之用虧人形骸聖人誠有甚不得已也。惟其不得而用肉刑也。於是乎有每降而為輕刑。五刑以象之五流以宥之。流宥不足降而為金贖。金贖不足降而為鞭朴。鞭朴不足又降而為肆赦。如此則肉刑之用亦希矣。況職金掌受士之金罰則刑之有贖可知矣。司厲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則刑之有流可知矣。條狼氏之誓曰鞭猶鞭刑也。司布之罰曰朴亦朴刑也。其有可赦者則司刺有二赦三宥之法在焉。必不得已而用五刑死者猶欲免之。墨者且使守門刺者且使守門。

者且使守內則者且使守園。髡者且使守積而各以其器食之。雖五刑之罪各五百。輕者常見其輕重者亦不見其為重也。以此見肉刑之法自唐虞三代以來相承而不致廢者正以寓人主不忍用刑之仁也。有文帝除肉刑而定管令後世人主始有輕用刑之心。彼其感一女子一時之言而輕變數聖人千百載之法。是豈舜禹皋陶成王周公之智。反不若一女子之智。舜禹皋陶成王周公之仁。反不及文帝之仁耶。故曰肉刑之刑刑也。雖然肉刑所以濟乎治也。井田所以立乎治也。封建所以行乎治也。秦漢以來井田廢而阡陌封建忽而群縣。先王之制掃地迨盡而獨肉刑存焉。是忽其所立廢其所行而徒恃其所濟以毒天

下則其變而為答篋亦宜矣。不井田不封建皆置不問而徒曰不肉刑則不足以行周公之道是豈為知本之務哉。

詛盟

穀梁子曰：詒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愚謂五帝非無調言也，而後之誥誓則不及五帝之時；三王非無盟詛也，而後之盟詛則不及三王之時。蓋虞氏未施信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而民敬，商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商人且爾，他可知也。故曰：誥誓不及五帝，雖猶未始作亂，苗民弗用靈，民興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苗民且爾，他可知也。故曰：詛盟不及三王。今周官有詛祝，有司盟，先正橫渠亦嘗疑之，以為王法不行，人無所取。

直設變之於神，決非周公之意，亦不可以此病周公之法。又不可以此病周禮。夫詛以盟，詛病周公之意，而又曰不可以此病周公之法，蓋周公正法，非為當時慮，為後世慮也。周公知時變之不可用人情之不可過，故事為之制曲為之防，如韁馬隄川，庶其無躒隄濫溢之患。雖其躒隄濫溢有不可過，不猶愈於壞隄徹韁乎？詩云：侯詛侯祝，靡屆靡究。君子夔盟，亂是用。長周公逆知後之必至此也。是故詛視有官，掌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刺信。司盟有官，掌盟載之法，與盟約之禮儀。邦國之有疑會同者，則北面詔明神，盟萬民之患命者，詛其不信者，有獄訟者，使之盟詛焉。夫所以盟詛者，獄訟一也，有疑會同

二也萬民犯命不信三也有是三事而盟詛焉則詔之於
明神歆之於牲血祈之以酒脯約之以載辭亦期於相信
而已故詛祝盟詛之辭亦惟叙信用爾曰質劑信爾此所
以先結其信於未叛之前也既盟詛矣而又有不信者則
司約如所掌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
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也又以太史所掌邦國官
府都鄙受法者攷焉不信者刑之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
則辟法不信者刑之也此所以繼施其刑於不信之後也
豈有王法不行人無所處置而姑一聽之神邪且以詛祝
一官固為禮官之屬而在太史之前司盟一職是為刑官
之屬而繼於司約之後是其始焉之不信者固有盟終焉

之不信者則有刑也不然則大司寇凡大盟約蒞其盟書
登于天府以司寇而蒞盟特以天府而藏盟書亦已重矣
又何以使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何耶
昔展禽有言曰周公大公股肱王室成王勞而賜之盟曰
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史職之周公大公固無
待於盟載然後人必以盟而為據則人心之賴盟者亦固
矣迨至春秋之時斯盟替矣春秋之作始於隱公元年所
書未遑他事首之以邾之盟繼之以宋之盟自時厥後有
書來盟有書蒞盟有書同盟然盟墨牲血之未就使聘邦
交之未反而相侵相伐之兵已環四境是盟也果有信用
之效果有劑信之質否乎觀周禮之司盟而知世變之猶

可防。觀春秋之書盟而嘆世變之不可遏。故嘗謂周公立法為衰世慮。而孔子作春秋亦所以救周禮之壞。而極世道之窮。不獨祖盟一事為然也。田制壞而春秋以稅畝田役書。軍賊壞而春秋以立甲三軍書。三日之役不均而春秋以城築書。九伐之法不正而春秋以侵伐書。講武之田不特而春秋以大蒐大閱書。殺荒之政不施而春秋以大饑請糴書。宗伯之賓禮廢而春秋有來朝來聘之書。司徒之封疆廢而春秋有歸田易田之書。太史之告朔不頒而春秋書不視朔。司烜之火禁不修而春秋書宣榘火保章失其官。而春秋書日食。書星孛職方失其官。而春秋書彗。城書虎牢。負立之祀不興。而春秋以下邳書。以猶望也。

挑之序不明而春秋以立宮書。以躋祀書。昏姻之禮失而春秋書曰夫人于齊。曰季姬歸鄆。貢獻之禮失而春秋書曰家父來車。毛伯來金。典命之職不修而春秋書曰天王使來錫命。天府之藏不謹而春秋書曰盜竊寶玉大弓。此類實繁。未易殫舉。無非以權衡一字之微。而救擅經三百之壞也。周公慮後世之深。於是乎詳曲防之制。孔子救後世之力。於是乎嚴直筆之書。世道盛衰實賴二聖人先後為之維持也。不然孔子何拳拳於周公之夢。而戚戚於周公之衰歟。

為獸

觀天官獸醫一職。凡獸有病。瘍者為之療。養有以見先王

養物之仁。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牛、羊、犬、馬之類，一有不遂其生，皆吾痒病疾痛也。其可坐視而不恤也哉！不特此爾。地官之辨物生，必求其鱗介羽毛羸物之得宜。春官之作樂舞，必求其鱗介羽毛羸物之有所致。數牧必求其鳥獸之阜，土地必求其鳥獸之蕃。至於奉養，有不可闕者，則獸人以時田獸，魚人以時田魚，鼈人以時藉鼈。推是心也，以往則為舜之恩，被動植湯之德，及禽獸禹之鳥獸，魚鼈咸若。文王之德，及鳥獸昆虫，皆此心也。然而夏官之厲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則有服不氏掌養鳥而阜蕃教養之，則有掌畜射鳥毆鳥，意則有射鳥氏作羅，羅鳥鳥則有羅氏不特養而擾之，又必射而羅之。何邪？秋官之馬官氏

攻猛獸，庚氏徐毒，蠱宓氏攻蠶，獸翼氏攻猛鳥，哲族氏以方藥去天鳥，剪氏以縈莽草除蠹物，赤友氏灰炭除狸，土物，蠲氏以牡鞠去龜，鼈，壺涿氏以牡樺象齒殺淵神，庭氏以救日月之弓矢，集夫鳥，不曰除而去之，則曰攻而教之。何邪？蓋奉養有節，而不忍暴殄天物者，先王愛物之仁。患害必除，而不使紛擾民居者，先王制物之義。先王之於民，物必除之，相安而後得其所，必使之相生而各遂其宜。苟有猛擊而不馴，天惡而不利者，此先王刑政之所不容也。是故夏官掌政，而以服不氏等官隸之，以見鳥獸之微，雖非政令之所及，而有惡必去焉。不獨侵負固正，賊殺之民而已。秋官掌刑，而以廢氏數官隸之，以見昆虫之微，雖非

刑罰之所加。而有害必除焉。不獨詰姦懲刑暴亂之民。而
曰說者。則曰夏為養育之時。故養育者屬夏官。秋為刑殺
之時。故刑殺者屬秋官。然而射鳥羅鳥。豈皆養育之事乎。
秋官閩隸。則掌役養畜鳥。而阜蕃教擾之。貉隸則復服不
氏養獸而教擾之。是秋官未嘗不養育也。觀此。則刑政之
說明矣。嘗觀孟子言禹抑洪水。而及於驅龍蛇。言周公兼
或狄。而及於驅猛獸。且與孔子之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者。並言之。乃知鳥獸之為民害。與洪水夷狄亂臣賊子同。
周公於百姓既寧之後。明政刑於閒暇之日。安得不為天
下無窮之慮哉。周衰而政刑失。先王興利除害之意。已不
復存。服不氏廢。則冬多瘰矣。盡逐氏廢。則秋有或矣。夫

氏廢。則鸚鵒來巢矣。射鳥氏廢。則爰君有祀矣。蓋其刑政
不明。是不足以弭民人之害。而况能消鳥獸昆虫之患邪。
漢有一宋均。能去九江之虎。唐有一韓愈。能馴潮陽之鱷。
魚則當時以為創見。駭聞之事。獨不見禹之驅龍蛇。周公
之治猛獸。與周官之攻治鳥獸昆虫者哉。

遣使

嘗讀詩。全四牡皇華。見周人以遣使為重重。其遣之也。豈
皇華其勞之也。歌四牡遣詩。言送以禮樂。勞詩。言有功而
見知。夫遣使以循行天下。本何功之可言。况又求人君之
見知邪。然詩人且先勞詩。而後遣詩者。蓋為民遣使。非徒
為禮樂光華。而為羨觀也。生靈之休戚。國家之利病。風俗

之美惡皆使者所當寃心者焉。驅馳之勞，咨詢之博，苟有
功於其民而見知於其君，則人君必因使者之來而知寃
心於民事矣。苟不見知，則使臣之遣也為虛文，使臣之行
也為應故事。其來也，敷同日奏，用功而已。而於事何補哉。
今觀周禮一書，無非寃心民事。而於遣使一事，必致其詳。
典、瑞、則有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瑱圭之端。掌節，則有虎節、
人節、龍節、英蕩之節。此使臣之所持以為信者也。若以書
使于四方，書其令，則外史掌之。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則
校人掌之。此使臣之所將以為命者也。作士適四方，使為
介，則司士掌之。適四方，使從士大夫，則虎賁氏當之。此使
臣之所籍以為伴也。訓方氏，則掌道四方之政事，與上

之。臣人則掌道法，則匡邦國而觀其憲。擇人則掌誦王
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行。夫則其使也
必以旌節，使則介之掌交，則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
而道王之德意志，慮此皆奉王命而使於四方者也。小行
人一官固待四方之使者，而王有事適四方，則小行人實
行焉。夫行人之適四方也，豈徒達六節而齊以為式邪？豈
徒成六瑞而執以為信邪？又豈徒合六幣而和以為好邪？
曰：札喪則賻，補之凶荒則賙，委之師役則犒，禮之福事則
慶，賀之禍裁則哀，吊之九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則小行人
奉命以往者，無非寃心於邦國之民事也。及其萬民之利
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博逆暴

亂作屢猶犯令為一書札喪凶荒貧厄為一書康樂和
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及命于王以
知天下之故則小行人反命以告者亦無非寃心於邦
之民事者也觀小行人奉命以往之日與夫反命以告之
時拳拳以民事為重則其周爰咨諏周爰咨詢者亦可謂
詳緻矣豈若後世之朝辭禁門有態即異慕宿州縣威福
便行者可同日語哉故曰觀周禮行人之職則知周之遣
使者為寃心於民觀周雅皇華之詩則知周之奉使者為
有功於民

夷狄

司馬言九畿其外曰蠻夷藩鎮是天下封疆極四夷之職

方言九服其外亦及蠻夷藩鎮是四夷皆服事天子也夷
鎮藩服小行人總謂之藩國蠻服小行人變謂之要服是
其要荒無常也且以職方地圖觀之言邦國都鄙而不及
於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如此則周家疆
理通乎蠻夷閩貉戎狄矣行人何以謂之九州之外乎按
王制謂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
山凡四海之內截長補短凡三千里說者謂言九州之實
地也今職方九州之地荊州曰衡山并州曰恒山則是盡
東西南北言之矣而行人謂蕃國在九州之外者以其在
六服外而非九州內地爾夫既在九州之外則其朝貢不
常宜其一世以見而不及夫中國之政也然周人所以待

夷狄者豈以不在內地不及以政而盡置之度外乎夏官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遠物而送逆之治其委積
館舍飲食則是待夷狄之民猶吾民也秋官象胥掌蠻夷
閩貉狄戎之國使傳王言而諭說之以和親之若以特入
賓則協之以王賓王言傳之則是待夷狄之使猶中國使
也不特此爾王師掌工典樂旄人掌舞夷蠻鎮藩民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燕享則飲而歌之是以夷狄之樂
舞與中國之樂舞並陳於祭祀燕享之時矣司隸帥四夷
之隸使服其服執其兵守王賓偕四夷兵以守王官闕隸
掌立世子則收隸夷隸貉隸則守王宮及蠻夷之事是以
夷狄之兵衛而與王宮之兵衛共列於朝庭宮庭之內矣

夫遠民之來固宜有送逆之官遠使之至固宜有傳諭之
官若夫歌舞雜混於燕享豈能無耳目之眩兵服混雜於
一衛豈能無肘腋之虞漢安帝作西南夷樂而陳禪爭之
唐玄宗作酸寒胡戲而張說爭之誠以夷樂之不可以亂
華也宣帝金城之虜降而殘羗猶為患光武王門之謝質
而侍子必遣還誠以非類必有異心也而周人不慮及此
何哉蓋王者治四海以為和作夷樂以燕享所以說遠人
天子合四夷以為守帥夷兵而守衛所以柔遠人古人雖
曰內華而外夷貴中國而賤夷狄而之所以待之之心未
嘗不厚也此夷狄所以懷德慕義而莫敢不來王也與雖
然先王亦未嘗汲汲於夷狄之來王也懷方氏之來遠民

補七

六經更秦火缺裂而不全者多矣書亡四十三篇周雅亡六篇魯雅亡六篇不獨周禮為然夫秦人之心何心哉已則不行先王之道而恐天下後世之人執經以議已故取聖經而寘之烈焰使後世不及見全書安得不追仇於秦火之酷雖然六經無全書固可以為秦人之罪而周禮一經不得其全不可獨咎秦人也蓋自王道既衰伯圖迭起入春秋以來周公之禮雖不盡用而猶可盡傳周禮之經雖不盡行而猶可盡見戰國暴君汙吏將欲肆其所以為求遂其所欲惡其害已而去其籍故至孟子之時井田之問爵祿之問孟子已不得其詳戰國諸侯之酷蓋已先

火矣漢室龍興山巖屋壁之間稍稍間出周禮六官缺一而五存天之未喪斯文亦幸矣河間獻王得之不啻如獲圭璧不吝千金重賞募求全書獻王之意厚矣然全書竟不可至獻王悵之乃求考工記以足其書謂可以脩周官之缺不知以考工記而補周禮何異拾賤醫之方以補虛扁之書庸人按之適足為病五官尚存武帝且以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則武帝之忽畧聖經未必不自考工記一篇啓之也嗟夫書亡而張伯偽書作詩亡而東哲補詩作適資職者一捧腹爾曾謂考工記而可補禮經乎且百工細事爾固非周官所可無而於周官設官之意何補又况秋官有典瑞玉人不必補可也夏官有量人匠人不必補

可也天官有樂人鍾氏愴氏雖缺何害乎地官有鼓人鮑人譚人雖亡何損乎雖無車人而巾車之職尚存雖無弓人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人溝洫之制已見於遂人鼓人射侯之制已見於射人有如攻皮之工五既補以三而又闕其二不知韋氏喪氏豈非天官司裘掌皮之職乎周禮無待於考工記獻王以此補之亦陋矣大抵獻王之補亡也漢儒之習未脫也樂記一篇欲以脩樂書之闕考工記一篇欲以補禮書之亡獻王之見然爾然而周禮廢興有不係是昔者仲孫湫來省魯難退而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且魯當春秋之時非能盡秉周禮者也然於周禮雖未盡用苟未至於盡亡而亦可以二國周禮六官雖缺

一不猶愈於盡亡乎後世誠能因五官之存而講求周禮之遺而施行焉則西周之美可尋矣而况冬官之書雖亡冬官之意實未嘗亡也太宰事典以官邦國以任言官以生萬民小宰事職以官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則事官二意在周禮可考也書之周官亦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司空之意在周官可復也觀此則司空一職雖亡而未嘗亡考工記不必補也愚既以考工記為不必補則區區百工之事亦不必論也

